武備志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昶復歸魏、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一樣堰水別有妙處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决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

魏師退走、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鎭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鎭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幷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懿以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爲恒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主、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爲不軌、令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强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强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勑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旣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旣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鎭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魏荊州刺史薛眞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齊將軍曾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此救圍妙着也

諸楚王戍、命塡外塹、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

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汋均口、馮道根曰、汋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是勰與永幷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俱帝鑑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去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墻、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二策未爲非也只未當其時耳

呂苟兒帥衆十餘萬圍逼泰州元麗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鴈東南魏人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勑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塡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飛橋太公遺法

與善待敬叡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王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此一奇也不可不法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峽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妙臺節度諸軍平至峽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呂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峽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大將器

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峽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千人、背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爲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凉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

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撾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逼留步蕃

眞奸雄亦眞英雄

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何馬亦何淺也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遣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正欲其一追堅其盟耳

不假佯者方為[illegible]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令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請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别衆號慟歡乃諭之

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
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
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
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
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
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
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
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

嗅地更奇於望塵

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勅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

千古名言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遂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强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强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强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為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世隆單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

若依此策歡雖雄不能一時即逞

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爲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凉、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

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
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
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
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
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
犄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
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
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
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算定兩人情性

奚武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

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 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

緩與相持𥨊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巳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任祥攻頴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合攻頴川城必危矣今進據頴川有城可

世衡
必天都
今于此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頳川背城爲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僞作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爲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令諜人送與琛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崤澠遂清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可法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寛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寛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寛掘長

三攻一守千古之師

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禦虜剿掠可法

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

岳武穆本于此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
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
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
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
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
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
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斂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叚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郤走草濕火不復燃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置樓蝶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巳、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塡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笮

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梯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死甚衆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叅决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如此女子古今僅見

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日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日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

瀧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

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疲、死傷太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禁而復蹈此天意也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䑸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爲羊侃之子鵾所殺

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

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

直進杜崱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

胡床不動裴之横從旁擊之藏等乃退俱

武備志卷三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陳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

青澗城本于此

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諜斬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卒

而還、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勲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邠界敵 手

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晝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晝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功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還遥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字明月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隤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起兵遂滅齊

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率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

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字古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

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之、會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翊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秋水泛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以糧爲寔、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

可謂多智矣樵之者大象手

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鴨以餉琪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船伏甲兵於中琪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琪琪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軍琪即遣兵迎接爭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

明徹有功而不終深以爲惜觀此語直亦驕耳

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閒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壓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而還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尚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鬬者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免俱宣帝

周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逈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持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高熲至爲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渡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

謝安石之所以勝苻堅也

戰爭二百載直以爲戲刮而聚觀矣

心悖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日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宜如此宇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制長江之形勢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可擇便橫渡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忿謂頻曰我爲父毋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舴艋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

者用此策勝負正未可知所可知者彼必不用此策耳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

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猶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

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已擒叔寶、俱後主